

从认知图景看“同”字句的句法、语义特点^①

杨 旭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 “同”常见于“(NP₁+)同+NP₂+VP”“NP₁+同+NP₂”“同+NP”和“同+V”结构中。虚词“同”的语法意义可以概括为“表示引进其他参与客体”,所在结构VP位置可出现交互、融合和比较三类动词。在“同”字句中,核心动词(语)的中心认知图景可以激活“至少两个(组)参与客体”,虚词“同”的非中心认知图景可以激活“客体₁+同+客体₂”的参与义构式,两者之间的兼容决定了“同”字句的句法、语义特点。

[关键词] “同”; 参与动词; 认知图景; 虚词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2018)03-0104-09

零、引言

在“和”类虚词(如“跟、和、与、同”)中,“同”是使用频率较高且兼类最多的^②,但对此进行专题探讨的文章并不多见,多是附在“跟”后面一笔带过(如刘月华等 2001,张谊生 1996、1997),甚至断言两者的语义和用法完全相同(《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但语料库调查表明:一方面“同”和其他“和”类虚词呈互补分布;另一方面,其内部存在不同用法的转化趋势(李艳娇、杨尔弘 2014,龚君冉 2008)。一些著作对“同”的归纳并不一致,如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简称《现汉》)中单列出来的形容词和副词用法被《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简称《八百词》)归入动词标记。此外,马贝加(1993、2014)和于江(1996)从历时角度对“同”的语法化做了描写,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并未从认知视角对“同”的语义引申机制做出解释。

除了以上问题,“和”类虚词的介连区分争议仍然存在,试看下面的例子:

①他发觉自己已经同女儿一起沉沦到最为人不齿的末流,于是他的举止近来变得自卑、谦恭。(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张谊生(1996)认为,如果V(“沉沦”)是个“零涉短语”(即N₁和N₂都不充当该短语的关涉对象,却都是该短语的陈述对象),那么“同”必然是个连词。但是该句中“同”之前出现了状语,又说明它是个介词。这样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① 《汉语学习》匿名审稿专家和卢英顺教授对本文提出过宝贵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文中不妥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② 根据《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同”的频序号是99,比“和”(373)和“跟”(434)的频率都要高(《词表》遗漏了“与”,但考虑到“与”的书面语体风格,其频率应该不会高于“同”)。对于“同”的词类归属,各家概括不一,但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名词都有涉及。据统计,它是《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兼属词类最多(六类)的两个词之一(杨旭2017),且与基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统计的唯一一个兼六类词“like”(王仁强2014)具有语义相似性。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描写“同”的句法、语义特点,利用认知图景理论对相关问题做出解释,并就认知图景理论应用到虚词研究进行初步探索。

一、“同”及所在结构的句法特点

“同”作为虚词常见于“(NP₁+)同+NP₂+VP”和“NP₁+同+NP₂”结构中,作为述词^①常见于“同+NP”结构中,作为副词常见于“同+V”结构中。

1.1 “(NP₁+)同+NP₂+VP”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同”行使介引功能,引进动作涉及的其他参与客体。“同+NP₂”充当VP的状态语,具有修饰VP的功能。例如:

②孙庆平主动同他促膝谈心,耐心做疏导工作,按照政策合理地解决了这个“老大难”案件。(《河北日报》1985年)

③《辞海》认为,西皮系“明末清初秦腔经湖北襄阳传到武昌、汉口一带,同当地民间曲调结合演变而成”。(《北京晚报》1990年)

④这种气阀门同蝶阀相比,一是体积大、分量重,一个通径为1000毫米的电动闸阀约2.5吨。(《河北日报》1984年)

在“(NP₁+)同+NP₂+VP”的基础上拓展出两种用法,分别是“的”字句“同+NP₂+的+NP”和“把”字句“(NP₀+)把+NP₁+同+NP₂+VP”。“的”字句如:

⑤天津队在同解放军队的比赛中,开场打得沉闷,快攻不够顺手。(《天津日报》1987年)

⑥从此,开始了同宋庆龄的友谊。(《北京日报》1983年)

出现在NP位置的词多是事件名词,如“比赛、合作、往来、会见、会谈、协作、交谈、沟通、联系”,有时亦可出现在原结构的VP位置,因此严格来讲属于动名兼类词。当然也有纯粹的名词,如“友谊、关系、条件”等。“把”字句如:

⑦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人民日报》1979年)

⑧这篇黑文极其阴险地把吴晗写《海瑞罢官》同我国一九六一年遭受自然灾害遇到经济困难的境况无端地联系起来。(《人民日报》1979年)

⑨所以,不能把上级负责人个人同上级划等号,不能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必须坚决奉行的东西。(《解放军报》1980年)

在“把”字句中,两个参与客体都必须出现,“把”使得两个客体之间主从分明,加强了动作的不对称性;同时由于“把”字句“配价增殖”现象(卢英顺 2003a),凸显出一个动作发出主体NP₀,如例⑦中的“姚文元”和例⑧中的“这篇黑文”,可以说这是非“把”字句不存在的现象。当然这一主体的出现并不是强制性的,如例⑨带有祈使语气,主语“你(们)”没有出现。

1.2 “NP₁+同+NP₂”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同”起连接功能,表示两个参与客体之间的并列关系。出现在NP位置上的一般是名词(或短语),也有少量动词(或短语)^②。该结构在句法功能上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充当谓语的极为少见。例如:

① “同+NP”中的“同”既可能是动词,也可能是形容词,我们暂以述词统称之。

② 赵元任(1979)认为,“跟、和、同”从来不连接动词性词语或小句。

⑩坚持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它们相互贯通、相互依存。（江泽民《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⑪最后人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同你。（亦舒《我们不是天使》）

⑫熬到春青读出头，阿昌同他老婆的日子就该好过了。（微博）

⑬使刊物暂时化为战场，热闹一通，是办报人的一种极普通办法，近来我更加“世故”，天气又这么热，当然不会去流汗同翻筋斗的。（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在例⑩中，尽管“同”两边是述宾结构，但因是句子的主语，具有指称性。此外，两者之间有对等关系，互换而不影响整个句子的语义。在例⑪中，并列结构（“我同你”）出现在VP（“剩下”）之后，构成“VP+NP₁+同+NP₂”结构，因此不可能存在介连区分问题。在例⑫中，借助“的”标记作“日子”的定语，由于“日子”同属于夫妻二人，因此“同”属于连词无疑。例⑬是充当谓语的例子，但并不典型，因为前面已经出现动词“去”。

1.3 “同+NP”结构

NP多是光杆名词，也有“一个+N”形式，如“同一个梦想”。当“一个”省略为“一”时，与“同”组合成“同一”，表示“共同的一个或一种”（《现汉》）。“同+NP”一般充当定语或谓语，如“同时代人”“他和我同组”；有少量充当主宾语的情况。例如：

⑭同姓名，是一个正在悄然形成的公害，它威胁着命名者本人的利益。（《北京晚报》1990年）
也有少量的“（与/和+）NP+同”结构。例如：

⑮他特别强调我之良知与圣人同，人人都有为圣贤的先天条件，勉励人们树立自信心。（BCC语料库“科技文献”）

该结构中的“同”是动词还是形容词？《现汉》和《八百词》的观点并不一致。这就要结合NP的语义特点来做出判断：如果NP表示客体之一，那么“同”就是动词，如“款式同前”；如果NP表示比较基点，那么“同”就是形容词，如“同款衬衣”。

1.4 “同+V”结构

“同”修饰V一起充当谓语或定语。例如：

⑯他们终于同挖一条渠，同修一眼井，受到群众好评。（《河北日报》1986年）

⑰年迈的父母双双离世，老伴在香港和岳母同住，唯一的独生女儿遥居美国。（《文汇报》1981年）

⑱“老庄，你同晨曦同是天秤座来客吧。”老庄沉默，双手可是没停止过操作，照样调酒半晌。（亦舒《天秤座事故》）

⑲对这位……，而且曾经长期与我同忧患、共奋斗的老战友，我愿用这篇短文……（《解放军报》1980年）

充当谓语时，主语必然涉及至少两个（组）客体，可以是集合形式（如例⑯中的“他们”），也可以是分列形式。分列形式可以是一主一次（如例⑰中的“老伴”和“岳母”），也可以是并列关系（如例⑱中的“你同晨曦”）。例⑲是“同+NP”充当定语，其中“忧患”是名词，容易把“同”理解为动词或形容词，但有两点可以确定这里的“同”是副词：“忧患”有陈述功能，是“经历忧患”的意思；它与“共奋斗”形成对举，“共”是副词，“同”也就是副词。

二、“同”及所在结构的语义特点

“同”的语义特点可以从两方面探讨，一是它本身的语义特点，二是所在结构的语义特点。由于“同”的虚词性质，以下只讨论“（NP₁+）同+NP₂+VP”和“NP₁+同+NP₂”。

2.1 “同”本身的语义特点

过去把虚词“同”的语义归纳为“伴随”(介词)和“表示并列关系”(连词)。按照这种区分,如果“同”是介词,那么NP₁为主NP₂为从;如果是连词,二者的关系对等,互换位置而不影响语义。但是有时两者很难区分,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各种分化方法,但总能找到反例,如上文例①。又如:

⑩献策赶快同客人互相施礼,寒暄几句,陪着他们一起向大殿走去。(姚雪垠《李自成》)

张谊生(1996)认为,凡句中出现相互标记的,该句所表示一般都是对等义,其中的“和”类虚词应是连词。但在例⑩中,尽管出现“互相”标记,但“同”和NP₁之间有其他成分(“赶快”),说明“同”是介词。“和”类虚词皆存在这一难题,如“你跟他一块儿走”中的“跟”可以是连词,也可以是介词(赵元任1979)。事实上,介连区分的语义基础是参与客体之间的主从(介词)和对等关系(连词),形式上必须结合更多的因素(如语用层面的重音、信息焦点等)来确定;而在词汇层面上,我们只要把“同”的语法意义概括为“表示引进其他参与客体”就已足够。

2.2 “同”所在结构的语义特点

“同”所在结构涉及的动词包括交互动词、融合动词和比较动词三类,它们具有至少两个(组)客体参与的特点,可统称为“多主体参与动词”,简称“参与动词”。

2.2.1 交互动词

交互动词要求“语义上要由两个方面的人或物同时参与才能实现或实施”(张谊生1997),动词如“比赛、交锋、交涉、交火、会谈”等,动词性短语如“交换意见、签订合同”等。如果动词缺乏交互特征,可以借助“相互、互相、彼此”等来实现。例如:

⑪华主席今天在飞机舷梯旁同西亚德总统紧紧握手,对他再次访问我国表示热烈欢迎。(《天津日报》1978年)

⑫你知道吗,我的孩子,我有点儿爱上你了?不过不会长久的。因为狼同狗同居是不会长久太平的。(梅里美《卡门》)

⑬自此乡勇同官兵互相推诿,索性由教徒自由来往。(蔡东藩《清史演义》)

在例⑪和⑫中,“握手”和“同居”都具有交互特征,但例⑪在“华主席”和“同……”之间插入了其他成分,“同”是介词;而在例⑫中,一方面“狼”和“同狗”之间并没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并未强调主从关系,去掉“同”字语义未变,“同”是连词。在例⑬中,“推诿”不具有交互性,借助“互相”实现为一个具有交互性的动词短语。

2.2.2 融合动词

融合动词表示在空间或抽象层面上合为一体,典型的融合动词是“融合、结合、汇合、交叉、构成”等,由于实体隐喻的作用,可以进一步拓展到抽象领域。例如:

⑭这种细胞同癌细胞融合就会产生有抗体的细胞,这种抗体仅附着在最初取自某个人的特定的癌。(《天津日报》1984年)

⑮李小龙在截拳道里就把他的哲学思想同武术融合为一。(《文汇报》2003年)

例⑭表示两种细胞的空间融合,是客观可见的(当然要通过显微镜);例⑮表示思想和武术的抽象融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融合。上述例⑭、⑮中的融合皆存在主从之分:例⑭义为“这种细胞”产生“有抗体的细胞”,例⑮表达的则是把哲学思想融入了武术,因

此两例中的“同”都是介词。

2.2.3 比较动词

比较动词是指与比较相关的动词，可以是比较动作本身，如“比、相比、比较、类比、相比美”；也可以是比较的结果，可以从“相关度”和“相似度”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当动词不具有比较的语义特征时，要加“一样、一般、同等”等比较标记。例如：

②⑥而有人说醉白池是李太白醉酒于此，故名，其实醉白池筑于清代顺治年间，同李太白毫不相干。
（《新民晚报》1986年）

②⑦墨西哥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收入等方面同美国和加拿大存在巨大差异。（《解放日报》1992年）

②⑧曾有张紫砚诗讽明嘉宗嗜好鸡纵菌，驿骑送菌同唐玄宗驿骑送荔枝一样荒唐。（《新民晚报》1991年）

例②⑥比较的是“醉太白池”和“李太白”的相关度；除“毫不相干”外，类似词/语还有“无关、有关、有牵连、分不开、关系密切、有密切联系”等。例②⑦比较的是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相似度；除“存在巨大差异”外，类似词/语还有“相符、一样、一致、不同、相仿、对立、吻合、有差距、存在差异、很不相称”等。相比之下，例②⑧中的“荒唐”并不具有比较特征，所以加比较标记“一样”来表达涉及客体之间的关系。

三、从认知图景看“同”的词义演变

在解释“同”的句法、语义特点之前，必须理顺“同”的词义演变，因为虚词“同”是从实词语法化而来，这个过程孕育出“同”字句的形式、意义特点。常见古代汉语工具书中的“同”字词条均有10余个义项，其中较为常用的有以下6个：

②⑨聚集，会合：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诗经·豳风·七月》）

②⑩偕同：同我妇子，饁彼南亩。（《诗经·豳风·七月》）

②⑪一齐，一起：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辞》）

②⑫相同，一样：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孟子《孟子·滕文公上》）

②⑬和谐：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②⑭参与：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孙子·谋攻篇》）

如果要理清这些意义之间的联系，必须要回到“同”的原初认知图景。“同”的甲骨文字形上部为覆盖之形，下部为“口”，以一口代众口，表示众口汇聚。可见“同”的原初认知图景可以描述为至少两个（组）参与客体汇聚一处（CS₀）。这正是“同”的本义“合会也”（《说文解字》）（如例②⑨）。基于CS₀，如果客体之间的伴随关系得到凸显（CS₁），则引申出“偕同”的意思（例②⑩）。当“同”从空间领域映射到时间领域表示时间一致（CS₂），引申出“一齐，一起”的意思（例②⑪），其中涉及到隐喻的认知手段。此外，多个客体“聚集”因有“相同”之处（CS₃，例②⑫），空间距离近也说明其间的关系“和谐”（CS₄，例②⑬），而部分相对整体又是“参与”的关系（CS₅，例②⑭），其中都涉及到转喻的认知手段。

虚词“同”是从表示“偕同”的“同”引申而来。其词义引申关系如下例所示：

②⑮每候山樱发，时同海燕归。（唐·王维《送钱少府还蓝田》）

②⑯朝与城阙别，暮同麋鹿归。（唐·马戴《山中寄姚合员外》）

②⑰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②⑱便当质之朋友，同其商量。（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⑨待看椿同桂，洗馥迈燕山。（佚名《水调歌》）

⑩知县叫取长枷，且把武松同这婆子枷了，收在监内。（元·施耐庵《水浒传》）

上面例⑨和⑩的句式相同，VP也相同（都是“归”），因此可以表示为“客体₁+同（偕同）+客体₂+〔位移〕”。“同”的性质需结合更大的语境来判断，在例⑨中和实词“候”对举说明是实词，在例⑩中和虚词“与”对举说明是虚词。在例⑪和⑫中，VP不再局限于位移义，扩展到其他多人参与的动作（“修史”和“商量”），说明“同”的介词用法已趋成熟。在例⑬和⑭中，“同”进一步虚化，具体表现为后面无VP成分，“同”前后的两个成分可以互换顺序而不影响语义，说明“同”已经引申出典型的连词用法。此时的“同”已不再具有上述种种实义，它基于CS₁能够激活至少两个（组）参与客体的语义属性，发展出了引进其他参与客体的语法意义，能够激活“客体₁+同+客体₂”构式。至此，我们可以将“同”不同意义的引申关系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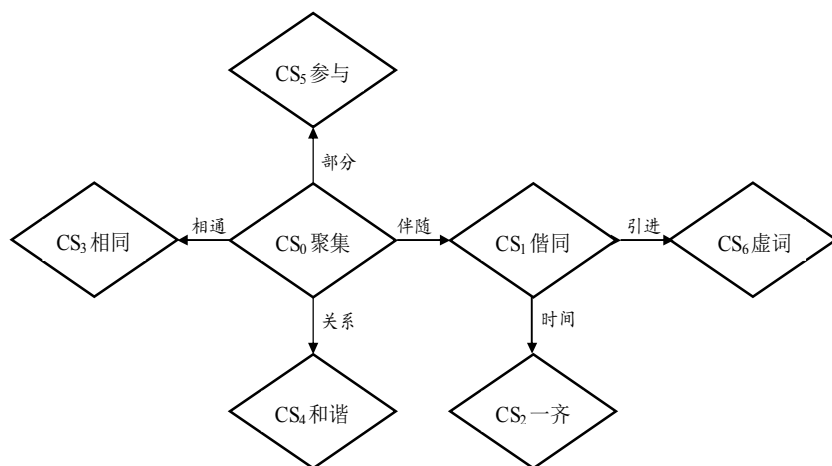


图1 “同”不同意义的引申关系图

其中“CS₀→CS₁→CS₆”是“同”的语法化路径，它渐从CS₀的具体动作“聚集”虚化为CS₁的伴随关系“偕同”，进而虚化为CS₆的语法意义。由于“同”频繁出现在“客体₁+同（偕同）+客体₂+〔位移〕”句式⑩中，导致听话者一听到“同”即含有一种“客体₂”随之出现的句法期待，同时随着〔位移〕位置的动词趋于多样，“同”虚化为介词，而“客体₁+同+客体₂”构式也逐渐固化。在这一进程当中，“至少两个（组）客体参与”的特点一以贯之，但虚化之后不再具有“聚集”或“偕同”义，而是单纯表示多个客体之间的参与关系。

可以说，上述这种参与关系具有拓扑性质，其中的任一零件都不可或缺，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同”好比杆秤上的提纽，起着连接“客体₁”（实物）和“客体₂”（秤锤）的支点作用，左右虽有平衡和不平衡之分（即介连区分），但失去了三个零件中的任意一个，基本的框架结构便不复存在。

总之，“同”可以激活“客体₁+同+客体₂”这一参与构式，其形式为三个零件“客体₁”、

⑩ 本文“句式”定义采纳卢英顺（2017）的观点：“基于某一认知图景所激活的认知要素在经过两次凸显以后在句法上的排列格式，每个句式都涉及一定的语义成分，每个句式都是这些语义成分在句法层面映射的结果，因而是比较具体的。”

“同”和“客体₂”之间的序列组配，其意义可概括为“至少两个（组）客体共同参与某种行为”。我们认为，这种共时存在是历时发展的产物，是基于认知图景演化的结果。

四、“同”及所在结构的认知图景解释

在以动词为核心的句子中，动词框架决定着整个句子的句法和语义特点，因此必须结合动词的认知图景才能对“同”的句法、语义特点做出完整的解释。

出现在“同”字句中的动词包括交互动词、融合动词和比较动词三类，其认知图景可以概括为：至少两个（组）客体进行相应的动作。可见，这三类动词有一个共同点，即必须有至少两个（组）客体参与者。以交互动词“握手”为例，它的认知图景可以描述为：在某种场合一方主动握另一方的手或两方同时握手。该认知图景涉及的认知要素有至少两个握手者、握手方式、伴随握手的其他问候行为、实施握手行为的时间和场合等。在上述潜在的语义成分当中，至少两个握手者较为凸显（第一次凸显），可能映射为句子层面的主宾语，也可能由虚词引进映射为短语层面的宾语，进而整个短语映射为句子层面的状语（第二次凸显）。例如：

*⑪我握手。

*⑫我上去握手了多年不见的兄弟！

⑬在观众的欢笑声中，二人握手。（高炜宾《心脏停止跳动以后》）

⑭两人走上舷梯，机械师同他俩握手致意。（候成路《手术延期进行》）

例⑪很难接受，因为握手必须涉及至少两个参与客体；例⑫的可接受度相对提高，因为它表达的内容和“握手”的认知图景所激活的认知要素相一致，尽管由于“握手”的不及物性显得很不自在。当然有些动词不受及物性的限制，如“配合、融合、结合、比、相比、类比”，其中一个（组）参与客体可以映射为宾语，如前文例⑨可以转换为“这种细胞融合癌细胞就会产生有抗体的细胞……”。例⑬中“至少两个握手者”这一语义要素以集合名词“二人”的形式出现于主语位置；在例⑭中，“机械师”是主动握手者，被动握手者“他俩”由虚词“同”引进以“同他俩”充当“握手”的状语。

此外，“同”所激活的非中心认知图景至少有一个方面和中心认知图景兼容。虚词“同”可以激活“客体₁+同+客体₂”这一表示参与义的构式，而且在形式和语义上满足了第二次凸显，从而使例⑭可以被接受。若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则句子很难被接受。请看例句：

*⑮两人走上舷梯，机械师同他俩举起了手。

*⑯两人走上舷梯，机械师对他俩握手致意。

上面例⑮中的“举起了手”属于机械师独自完成的动作，因此和“同”激活的参与构式发生抵牾，如果删去“同他俩”即可成为合法句子。在例⑯中，“握手致意”具有交互性，但“对”激活的却是一个表示动作方向的“主体₁+对+主体₂/客体（+VP）”构式，因此可以认为两者不可兼容。

五、余论

卢英顺（2015）指出，介词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激活相应的认知图景，如“通过”就可以激活“方法”或“手段”这一要素。但是在认知图景的理论构建及其应用（卢英顺 2017），有关虚词的研究少之又少，实为缺憾。

对于虚词在意识中的存在方式,阿恩海姆(1998)提问道:

我们知道,那些再现“房屋”、“斗争”,甚至再现事物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如比××大一些,或包含其中)的意象,是比较容易进入意识的;但是,那些不具有实在的关系或不具有明确意象的连接词如“如果、因为、像、虽然、不是……就是”等,又怎么样呢?

他认为,思维意象不像弗洛伊德所谓“梦的艺术”是通过呈现各种事件(事实)暗示出因果关系的,因为在思维中,如果这种因果关系不具备某种形状就无法存在。针对这种抽象的意象,“既然它们是一种理性的关系,就最好用高度抽象的和拓扑学^①的形状去再现”。以“with”或“of”与“against”的区别为例,前者是一种稳定的依附,后者则是一种明显的对立(阿恩海姆1998)。可是何谓依附?何谓对立?不甚了了。

本文的研究表明,只有结合构式和语法化才能展示出虚词的拓扑性质。首先,虚词的拓扑性蕴含于所在构式。认知图景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常规的、或者说比较恒定的认知经验”(卢英顺2017),构式作为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已被自动化为一种神经运动程序(neuromotor routines),自然也能被某些词语所激活。而在虚词和实词之间,由于虚词一般不能单独成句,在句中起着枢纽的作用,所以相对实词更容易激活相应的构式。其次,构式不是先验的,是从使用中涌现出来的,因此必须结合语法化才能得到更完全的解释。一方面,虚词几乎都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其背后是认知图景的演化或更替;另一方面,在虚词内部,介词一般比连词的意义更为具体,而在介词内部其虚化程度也不是均质的,如“over”(Lakoff 1987)、“on”(Goddard 2002)的认知图景相对于“of”又更为具体一些。把语法化看成一种渐进的演化史,我们就能从中找到构式的形式和意义来源。

总之,认知图景理论在应用到虚词时,要采用一种异时(heterochronic)^②视角。既要共时维度归纳虚词所能激活的构式,也要从历时维度找寻构式的形式和意义来源。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 陈保亚. 论语言研究的泛时观念[J]. 思想战线, 1991, (1).
- [3] 龚君冉. 现代汉语普通话“和”类虚词的分布考察[J]. 对外汉语研究, 2008, (1).
- [4] 李艳娇, 杨尔弘. 基于语料库的“和、与、同、跟”使用分布考察[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4, (3).
- [5] 刘月华, 潘文娒, 故鞅.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6] 卢英顺. 把字句的配价及相关问题[J]. 语言科学, 2003a, (2).
- [7] 卢英顺. 说“通过”[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b, (6).
- [8] 卢英顺. 认知图景之间的相互作用[J]. 语言研究集刊, 2015, (2).
- [9] 卢英顺. 认知图景: 理论建构及其运用[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
- [10] 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 审美直觉心理学[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11] 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① 在拓扑学中, 几何图形或空间可以连续改变形状, 但一些性质仍能保持不变, 它考虑的是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而不是它们的形状和大小。

^② “异时”是在复杂理论背景下从生物学引入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处于时间线之时点的语言事件同时也可能是更长时段的语言变化的一部分”(Lemke 2002, 转引自 Larsen-Freeman 2008)。这种观念把共时和历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和“泛时”(panchronique)概念(陈保亚1991)有相通之处。

- [12] 马贝加. 介词“同”的产生[J]. 中国语文, 1993, (2).
- [13] 马贝加. 汉语动词语法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14] 杨旭.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兼类词表征策略研究[D]. 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 [15] 于江. 近代汉语“和”类虚词的历史考察[J]. 中国语文, 1996, (6).
- [16]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课题组.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17] 王仁强. 现代英语兼类现状研究——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为例[J]. 外国语, 2014, (4).
- [18] 张谊生. 交互类短语与连介兼类词的分化[J]. 中国语文, 1996, (5).
- [19] 张谊生. 交互动词的配价研究[J]. 语言研究, 1997, (1).
- [20]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2] Goddard, C. On and On: Verbal Explications for a Polysemic Network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2, (3).
- [23]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24]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5] Larsen-Freeman, D. A Complexity Theory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Acquisition[A]. Edited by Atkinson Dwight.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ong*” Sent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ene

YANG Xu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ong*” usually occurs in the constructions of “(NP₁+) *tong*+NP₂+VP”, “NP₁+*tong*+NP₂”, “*tong*+NP” and “*tong*+V”. The meaning of *tong* can be described as “introducing the other participating objects”, and verbs occurring in the slot of “VP” include interactive verbs, blending verbs and comparative verbs. The central cognitive scene of the core verb in *tong* sentences activates “at least two participating objects”, and *tong* itself activ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object₁+*tong*+object₂”, which determines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ong* sentences.

Key words: “*tong*”(同); participational verbs; cognitive scene; functional word

导师评语:

该文对“同”的句法语义现象做了非常细致的描写, 条理清楚; 并且进一步运用认知图景理论对“同”的种种句法语义特点进行解释, 所做解释十分合理。认知图景理论可以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但对虚词的研究可谓缺乏。该项研究是对这方面研究的一种补充, 也可看成该类研究的一种示范。该文的研究成果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也很有参考价值。

卢英顺